

两岸菜花香

河两岸的油菜花一夜间金黄,春熟透了。

河是运河,沿着曾有的老河道加宽、加深、加长,本来走水的河,现在走船,能走船的河,自然叫运河。

运河穿城段架了一座座桥,桥和桥间有大块的空地,空地规划栽花栽树,可是有人不同意,寸土寸金,饱眼的花草不喂肚子。

桥和桥间的空地,就用来兴种庄稼,大豆、油菜、玉米,地不闲着,冒青青色,开欢欢花,结沉沉果。

三月菜花香,开出一城人的欢娱。

老宋退休好几年,日子一天天过得扎实,他说自退休天天是假日,假日更得好好过。老宋的爱好多,钓鱼、看书、下棋、旅游、养花、遛鸟,爱好沾在手上,就是唱着、笑着度日的事。

这两年,老宋爱上了短视频,有模有样地开了抖音号,拍好的视频配音配乐配字,用抖音推送,关注的程度还挺高。

老宋是土生土长的人,对当地的地道风物了解得透,他拍历史、文化、风俗,将过往的事呈现在当下,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,点赞的和评论的一天天增加。

一不小心,老宋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,和他交流的以及希望他做宣传推送的人,大有日日提升的势头。

运河两岸菜花黄,是美事,是大事。美事大事怎能少得了老宋。

老宋提上摄影包,拿上“小飞机”,直奔一片金黄的世界。

实在是美丽。

天蓝,水清,花黄,桥横,楼立,草青,生动的色块布满运河的两岸,来往的船不疾不徐,恰将边界分明的色块打动了,一世界的五彩缤纷流动了起来。

老宋操纵着“小飞机”,沉浸在氤氲袅袅的屏幕画面中,略略降低,就能见到一张张笑脸,游人如织,运河边的菜花黄是小城一段时间的打卡点呢。

好东西要分享,老宋不时拿出手机,将拍下的画面传送到群里。老宋所在的摄影群人数众多,数字时代人人都是摄影家。老宋在群里喊,快来,快来,莫负大美时光。有人在群里调侃,说:宣传部长呀,谁不说咱家乡好。老宋“嘿”了一声,对着手机说:千好万好,好不过运河两岸。说罢,老宋的心狂突起来,又有新主题了——运河两岸,这可是城的拓展。

“小飞机”掠过河的水面,缓缓上升到油菜花海,“小飞机”踉跄了下,被菜花的芬芳冲击的。油菜花的香特殊,许多人闻不惯,老宋却喜欢。菜花香,是季节的香、丰收的香。老宋拍着菜

花的特写,拉近的菜花美得圆满,美得茁壮。

老宋的眼盯着放大的菜花,突然心顿了下,似乎缺少了什么。缺什么呢?老宋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。

花黄扫满了老宋的裤脚,老宋用手掸,黄花是粉状的,手一掸花黄就消融在阳光里。

一群孩子小鸟样撒在菜花里,孩子们知道爱惜花,他们在花的间隙里穿越,碰撞得花粉挥舞,这也是好事,传播了花粉。

一个小男孩胆大,歪着头看老宋遥控小飞机,老宋高兴,指着遥控器上的画面给小男孩看,这是全新的视角,小男孩在新奇中呆在了另一边,接着呼喊小伙伴:快来,快来,好漂亮的春天!

老宋被孩子们包围了,包围孩子们的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。

老宋突然想和孩子们讲故事。讲油菜花的故事,讲油菜花开是青黄不接挨饿的故事,讲油菜花黄天蜜蜂多,蜜蜂住在墙的缝隙里,用草秸捅,蜜蜂护痒,一个个从洞里爬出,爬进洞口透明的玻璃瓶里,瓶里早预备了菜花……

老宋的脑子快速闪动,还没说出口,他陡然明白,菜花上缺失的是什么,画面上缺的是什么?缺的是一只只“嗡嗡”叫的蜜蜂。

真的,运河两岸金黄的花海,连一只蜜蜂也没见着。老宋不敢相信,他再一次凑近花黄,确实连只蜜蜂的影子也没有。

过去可不是这样,菜花盛开的日子,那一朵花都守卫着只蜂子,没蜂子洒落的花朵寂寞,甚至要成为一朵谎花的。

那年,老宋还是孩子时,从菜花中穿过,耳朵里一直有蜂子叫,还以为是蜜蜂钻进耳朵里,吓得“哇哇”叫。后来妈发现,是一只蜂子落进衣领,一场虚惊,倒让老宋的记忆永远停驻了蜜蜂的身影。

为什么?老宋问花,问河,问土地,问天空,它们的答案是一致的——土、水、空气不干净了。

老宋想问孩子们,孩子们肯定不知道,估计他们也仅是从教科书上看过蜜蜂的长相。

老宋的心沉沉的,他安慰自己,或许蜂子们在路上,正在向这边赶来。

老宋把镜头切换向了蓝天。运河欢腾起来,一溜船逆水而上,船是从长江来的,船上载满了春天,它们将逆行,一路播撒春天,春天会迟到,但不会缺位的。

运河两岸花黄,老宋把自己种进去了。

城墙边的春天

古城的春天是从城墙边开始的。城墙和城一样的古老,春从城门悄悄地涌进来,在城墙的

D

月光城 小小说

大地上的春天(二题)

张立春

斜坡上铺开,扬一抹抹绿,开一朵朵花,随意、散漫。

城墙对外是砖石,高高的立起。对内的城墙是泥土,斜斜的披下去,让草、树、脚印生下根,吐出柔和。

春在城墙的斜坡上恣意地生长,这生长是给古城里的人看的,古城里的建筑不高不大,推开窗户,便见草绿花红。哦,春来了,把人的心浇灌得湿湿的。

子韦是摇着轮椅到城墙边的。几年前出了车祸,子韦腰椎受损,站不起来了,他只能以车代步,到城墙边领略春意。好在现在人性化管理,基础设施到位,沿着无障碍通道,子韦摇着轮椅直接到城墙的坡地上。

尽管才是三月初,太阳生出的暖意,已足以让人甩掉厚重的羽绒衣。暖意氤氲,子韦眯着眼睛打量青青草和红花,草和花被氤氲的气息染湿,散发出甜丝丝的味道,子韦吸了一口又一口,就是吸不够。

子韦低下头,青草拥拥挤挤,似乎有用不完的劲,争着将枝叶伸得更高。子韦甚至还看到破壳的种籽,急着露芽,争看这多彩的世界。花儿也是多姿的,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紫的,算不上缤纷,却也不冷漠,生生的洋溢着热情。

草绿和花红在子韦的目光里搅动,搅动是有风声,刮得子韦的嘴唇嚅动,他有一种特别的渴望,让脚站在城墙的斜坡上。

几年前,子韦的踏青是实实在在的,他让自己的脚在青草地掠过,确实是掠过,他踮着脚尖,生怕把绿踩痛了,但,这依然是踏青,充满了爱和怜悯的踏青。

那时的踏青,子韦注定要寻找一种开紫花的草,紫花地丁。子韦喜欢紫花地丁,她在三月开,紫色的花被绿叶举起,静静的,如一粒挂在绿叶上紫色的露珠。

子韦不曾失望,紫花地丁总是不藏不躲地开着,一开就是一小片。紫花地丁喜欢成群体地开放,一小片的紫花,很是引人注目。为什么要成片?子韦观察过,成片的花吸人眼球,也引起蜜蜂注意,蜜蜂一只只地来,多得一朵花一只蜜蜂。多美的事,还有花被蜂子钟爱更美的事?

子韦心中是住有人的,一个紫花地丁般美丽的女孩。他一直想约女孩一起领略城墙边的春天,看春天里紫花地丁的美丽。但遗憾地是出了车祸,约定只能永远放在心中了。子韦记得清清楚楚,车祸后醒来,他的眼前闪动的是春天盛开的紫花地丁,盛开的地方就是古城

墙靠城一面的坡地。

古城墙很有意思,坚硬的一面对外,历史上城墙的外面是战场,这战场曾诞生过“草木皆兵”“风声鹤唳”“掷箭断流”等成语,坚硬得抗拒杀戮和硝烟。战争成为过去,古城墙又不止一次阻挡洪水,让巨浪的拍击停留在城外,果断得如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大将军。古城墙的另一面如此的温柔,温柔得开出紫花地丁般的花。

子韦的心中充满着热望,热望有一天能站起来,再一次踮着脚尖踩进草地里,俯下身去看一朵朵紫色的地丁花。

摇着轮椅,子韦在坡地上“走”动,眼睛在草地上寻找,子韦发现了蓝色的婆婆纳花、红色的野苜蓿花、碎碎的白芥菜花、黄色的野油菜花,就是没有看见紫色的地丁花,是没到季节吗?子韦否定了,此时正是紫地丁开的时候。

紫花地丁哪去了?

子韦轻轻叹息了声,“唉”,他用手敲击双腿,如敲在树木上。双腿若是能站立,他早就踮着脚尖寻找,即便是钻在泥土里还没露头的紫花地丁,子韦一定也是能找到的。子韦的叹息声还没落地,心中竟又漾起了紫花地丁般的她,她好吗?子韦心莫名地加速了跳动。

子韦有些发呆。

突然,一个小女孩踉跄着向子韦跑来,踏青时节,城墙边游人不断,小女孩是奔子韦的轮椅来的,轮椅让小女孩好奇。小女孩身后紧追一女子,显然是小女孩的妈妈。

小女孩要坐子韦的轮椅。小女孩的妈妈一把揪住了小女孩,又是摇头又是摆手,意思是不可以的。

子韦有些尴尬,小女孩的要求不过分,可子韦做不到,他无法站起来,将位子让出。女孩的妈妈眼睛里充满了同情,一个劲说:对不起,孩子不懂事。

小女孩委屈得扁了扁嘴,只差哭出声来。子韦晃了晃上身,一股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小女孩似发现了什么,挣脱了妈妈的手,向不远处跑去。小女孩跑回时,双手捧着一捧紫色的地丁花朵。

哇,紫色的地丁花!子韦叫出了声,这是子韦寻找良久而不得的心中花朵。子韦的双腿发热,只差一股劲就要站立起来了。

子韦摇着轮椅向着小女孩摘花的方向奔去,那里有千万朵紫色的花在招手。

城墙边的春天一浓再浓,子韦的双腿也愈来愈热,子韦摇着轮椅,许许多多的蜜蜂跟着子韦飞。